

## 慢慢经历，慢慢欣赏

陆梅

每个作家都在寻找自己的句子。每个优秀的作家也都拥有自己的句子。在这里，句子不只是句子，它是表达和表情——说话的方式，说话人的神情、口气、性格、思想活动，种种由写作者传达出来的气质，构成了作家“自己的句子”。

这段时间看湖南画家蔡皋的画和字，就想把看到的部分，分享给春节假期里终于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的人。在假期里，放下手机，抬一抬头，呼吸一下好空气，仰望云彩，俯瞰花草，看“有脚的光”怎样从窗口上爬进来。此刻，最好再翻几页有趣的书。

以前我只看过蔡皋的一些绘本，感觉到民间的古朴和活泼，也没往深里探究。后来得了一套蔡皋的书《记得当时年纪小》，很精美地装在一个硬纸盒里。打开来，六本盈掌小书，采用中国传统折页纸的形式。没多少字，画也是寥寥数笔，写意性的一个小人儿，两三株植物，一片绿叶，两只蚂蚁，或行走的云和月……像是手稿一样的画本，每本一个主题和画风。虽说是绘本，但很特别，画面和形式心意相通，再稍稍留意文字，也好。这样的一套“豪华小书”实在满足不了我的好奇心，于是又从网上买来她的散文集《一苑雨水一苑禾》。阅读的过程很享受，舍不得一下子读完。

且看她怎么给花“造句”。比如紫苏花，“紫苏开花很严肃认真。此时它在讲课，讲一片叶

子，怎么会被小虫子咬出一个小小的空间。”比如洋葱花，“洋葱的花好顽皮的样子，洋葱喜欢热闹，开起花也是呼朋引类的。”她写紫藤花，春寒时节刚打花苞，“那个好看，是文字形容不出来的，透明的灰蓝中冒出来的红灰，那个美呀，天空都谦虚起来了咧。”

这种散发着太阳香气的描述，可真叫人眼目为之亮。画家的眼光总是更敏感于形态和色彩，但画笔也有俗雅之分。蔡皋的描摹真“来神”。“来神”是她的用词，她在前言里说：“我记着平实的、有趣的和来神的日常。从中培养自己的眼光。”她那么放低了身子，笔和植物、花草、虫鱼一个维度，相当于躬身而行，所以她看到的都是很细微的动态，着急赶路的人根本看不到。她这么写的时候，我想起一个人——也爱画画的作家汪曾祺。我从两人的文章里感受到一种古典的山水气和精致的闲心。同样的意思，汪曾祺也说过，他在一篇《小说笔谈》里写道：“要把一件事说得有趣有味，得要慢慢地说，不能着急，这样才能体察人物物理，审词定气，从而提神醒脑，引人入胜……张岱记柳敬亭说武松打虎，武松到酒店里，蓦地一声，店中的空酒坛都嗡嗡作响，说他‘闲中著色，精细至此’。”写到这里，汪曾祺悠悠换一行，道：“唯悠闲才能精细。”再换一行，说：“不要着急。”

这就是一个好作家“自己的句子”。这跟画

家一样。不  
平庸的画家笔  
下，不只是色彩，还有太  
阳的香气、雨落的清明，阳春  
长了脚一样，爬过窗台的植物，又顺  
着桌子爬到书本上。

既然说到汪曾祺，我们也来看看他是怎样写天气和植物的。比如有篇散文《夏天》，起首一段：“夏天的早晨真舒服。空气很凉爽，草上还挂着露水（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）。写大字一张，读古文一篇。夏天的早晨真舒服。”就这么简单，可读着“真舒服”。感觉字里有风，叫人心神一爽。接下来写了夏天的花和瓜，还有昆虫，写小时候在天井里乘凉，结尾突然来一句：“鸡头米老了，新核桃下来了，夏天就快过去了。”还有篇《花园》，正写着臭芝麻如何讨人嫌，童年的他怎样在花园里举着网急于捉住那只蝉，突然笔锋一转：“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。”换一行又道：“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呵，暑假快过去了。”文章并没有结束，作家也不作交代，下文接着写“那棵大垂柳上”的天牛。

这样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行文，其实是对生活细致观察后的反复琢磨，蔡皋说是“删繁就简”，汪曾祺讲过“苦心经营的随便”，大抵是一个意思。对一个孩子来讲，夏天的过去，也意味着暑假的结束，时节约莫是处暑。紫苏叶就是这时节老去的，老了的紫苏叶紫得发红。新鲜的鸡头米也在这个时候老去。这样的句子里凝聚着汪曾祺对于时序的感情，情到深处才能细致入微，有感而发。

好的文字其实是生活本身，你怎样生活，你就长出怎样面目的文章。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急不得，得慢慢经历，慢慢欣赏。蔡皋的这本散文集我还没看完，会慢慢看的。她说，“自己看自己的文字也有一种遇见的感觉”。慢慢看，慢慢遇见，谁说不是呢。

当代中国社会已经不存在，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社会进步。想想从《红楼梦》开始，到巴金的《家》、老舍的《四世同堂》，再到赵树理的《小二黑结婚》、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作品中新的婚恋观念和家观念一步步取代了传统观念，体现了社会的变革。

“家”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，“家”很重要。同样重要的还有故乡。古人常自称郡望，如“常山赵子龙”“燕人张翼德”等。然而，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，虽然仍有故乡观念，但迁徙的常态化与交通的便利性，让故乡、乡愁不再那般沉重，而是在新的时空中，变得轻快、愉悦。

我们的故乡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着巨变。以我的故乡山东聊城为例。聊城曾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城市，但自从晚清运河废弛之后，便长期处于落后状态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从聊城到北京上学，乘坐长途汽车要花七八个小时。90年代中期京九铁路通车，聊城第一次有了火车，这时到北京车程要花四五个小时。我一直期盼着聊城能通高铁。2023年底，聊城终于进入“高铁时代”，从此从聊城到北京最快只需两个多小时。遥想当年广东、福建的举人进京赶考，路上要花费数月时间，再想想自己亲身经历的长途汽车、普速列车和高铁时代，中国的发展速度让我不由感慨万千。

在阅读中重返传统中国的时空，是为了我们更好地读懂当下、走向未来。趁着假期，不妨再次读些古书、读些经典。

奋斗。这一点才是打动我的根本。它让一个乡村少年的视野拓展开来，心胸放宽。所以，我后来想，最初阅读一定要读那些经过时间洗礼和检验过的经典，能够奠定观念基础的读物。

说到最初的读物，我记得多年前一家报纸约我写一篇文章谈一谈少儿阅读，并且让我推荐一些书目。我强调了电子媒介、图像叙事时代阅读文字作品的重要性。推荐书目方面，除了《世界五千年》《少儿百科全书》这样的通识书目之外，还推荐了几种：《西游记》有助于孩子感性了解中国人的基本世界观，儒释道和各类杂家知识都包含在这个有趣的故事里；《鲁滨逊漂流记》不光是一个个人努力的故事，而且是一个如何在自然中成长、于混乱中建立秩序的寓言。

这些推荐肯定会有人不同意，我也不认为完美。很多作品其实是多义性的，不同的年龄段会读出不同的含义。事实上，孩童可能比一般成年人想象中要更加充满容纳力与潜能，他们自己会做出挑选，前提是必须有得选。

春节期间，无论是踏雪寻梅，还是向灯勤读；无论是欢宴出游，还是坐拥书城，都是好的选择。不过如果你问我，我的回答是后者。

大地

## 春节假期，读书好时光

春节假期，也是读书的好时光。

传统佳节，年味浓浓，我们在合家团聚、走亲访友、外出游玩、品尝美食的同时，还可以在闲读中走进“春节”这本大书。假期里，我们不妨放慢脚步，在阅读中体会生活、懂得欣赏，认识世界、认识自我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。春来正是读书天。让我们在这个春节假期，捧起书，一起阅读！

编者

## 读好“春节”这本书

王千

春节是一本百读不厌的大书。书的封面无疑是红色的。第一页肯定是春联，第二页对有的人来说，可能是鞭炮，可能是春晚，也可能是压岁钱，还可能是饺子。每个人的记忆编排组合成春节绚丽多彩的画卷。

最近就读到一本关于春节记忆和回忆的散文集——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、李浩主编的《印象春节：文学大家谈中国传统节日》。书里共收录二十六位作者的二十八篇作品。作者中，有影响力大的老一辈作家，有处于上升势头的中青年新锐，不少是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，呈现出不同作家（尤其是不同时代的作家）对春节、人生以及文学极为不同的理解。

说起来，作家笔下对春节的书写，还曾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。到北京工作之前，我担心家乡江苏与北京南北差异较大，尤其是风俗习惯方面自己会不适应。然而读到老舍先生的《北京的春节》后，我的这一疑虑打消了，从此更坚定了“北上”的信心，因为我在文中看到了两地几乎同样的春节民俗。老舍先生写北京的年味从从小年开始，“过了二十三，大家就更忙起来，新年眨眼就到了啊。在除夕以前，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，必须大扫除一次，名曰扫房……按老习惯，铺户多数关五天门，到正月初六才开张。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，临时不容易补充。”原以为南北文化差异很大，然而看了这篇文字之后，我感到很亲切，在我家乡也有同样的习俗。

在《印象春节》这本书里，作家

们从不同地域、不同年代、不同性别、不同视角来忆述他们曾经的春节往事，有的温暖，有的诙谐，有的沧桑，可谓同样的春节，不一样的人生。徐则臣的《缺少年味儿的春节》只是一个小长假里，对曾经的除夕记忆难以忘怀：“很多地方除夕饭都在晚上，一家人围炉夜话，来一顿丰盛的大餐，我们那里是在中午吃。一上午都忙，祖母、我妈和我姐在厨房，祖父、我爸和我在院子里，围着一张八仙桌转，给街坊邻居写对联。”他这样描述写对联的细节：“早年是祖父和我爸写，我打下手；后来是我爸和我写；再后来，我爸也袖手旁观了，看我一个人忙活。都写好了，他们拿回家贴上。”“我们的规矩是对联必须贴在饭前。邻居走后，我用剩下的纸写自家的对联，所以，我们家的午饭永远都是村子里最迟的……”

贴春联是春节重要的传统民俗。在我老家还有一种独特的民俗，我们叫“送凤凰”——一些能说会道的人走家串户，举着一个篾扎纸糊的彩“凤凰”，敲锣打鼓，边唱边说，很多词是现编的，根据不同家庭来编一些吉祥的话语；主人则会送给他们些小礼物，有红包、香烟、糖果以及年糕之类的食品。听说老家至今还沿袭着这样的风俗。当然，如今“送凤凰”不是为了得点小外快，而是一种年味浓郁的民俗，是怀旧和娱乐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曾写过一篇名为《除夕·初一》的短篇小说，就写到这一民俗。

现在读到《印象春节》这本书，书中所写都是真实的事情，比起我早年的“春节书写”更接地气。在春节读这样的书，正合时令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，没有哪个节日能像春节这样如此丰富地融合诸多文化元素。春节包含的文化雅俗兼具、老少咸宜、动静结合。春节作为一个文化的富矿是可以反复书写的。愿更多的作家写写自己的春节感受，写写每个人心中的年味。春节这本大书，写不完，读不够。

版式设计：蔡华伟

## 重返经典名著的时空

李云雷

我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，难得春节长假，就想避开当代，读点古书。最初读的是《红楼梦》等名著，后来扩展到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史学经典。有时春节的阅读延续下来，就成了贯穿全年的阅读。比如我曾用了两三年的时间，将《资治通鉴》“啃”了两遍，获益良多。

除了知识上的收获，阅读古书，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我重返传统中国的时空，看到我们的先人如何一步步走来，看到我们的文明是如何形成，看到从古至今中国每一年都发生了什么，看到历史上都有哪些重要人物和事件，看到某些偶然因素如何改变了历史进程……读史也让我对时间敏感，以至触发了一些思考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，中国人在现代化的同时也保留着自己的民族特性，甚至有着独特的创造性。比如“春节”，一直是中国民间最隆重

最重要的节日，与公历的“元旦”并行不悖。新中国采用公元纪年，但在乡村和民间，仍延续着传统的以农历纪年、纪日的习惯。这种二元的时间观念，一端连着中国深厚悠久的传统，另一端连着先进便捷的时间管理方式。中国人的“时间”在现代化的同时，充分保留了内在的弹性与丰富性。

春节期间洋溢着浓郁的传统氛围，最适合我们重返传统中国的时空。我也曾在与家人欢聚后，阅读《乡土中国》等社会学著作。这些著作中所涉及的礼治秩序、家族观念等，虽然离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远，但可以让看到传统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家庭氛围。我们看到，从传统的大家族到现代的小家庭，家庭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更平等、更单纯、更独立。有一次我在重读《红楼梦》时也有类似的感受。书中所描绘的大家族内部的一些矛盾与问题，在

## 最初的阅读

刘大先

冬者岁之余，正是读书时。《礼记》里记载，古人春诵、夏弦、秋学礼、冬读书，就是说岁末年初、冬春之际，诸事稍歇，心思宁静，适合读书。春节假期恰恰处于这一时间点，正是一年中适合阅读的时节。

从物理的、经验的世界向精神的、超越性的世界拓展，这一切都与阅读密切相关。我说的阅读，不是那种对图像、视频等的“泛阅读”，而是指对文字文本的阅读。

一个人最初的阅读，往往决定了其一生的精神框架、思维方法、看待问题的角度和认识世界与自我的方式。就如同睁开了一只眼睛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宇宙，蕴藏了无尽的时空、无尽的智慧和无穷的魅力。

就自己的体验来说，我最早的阅读范围极为有限，不过是遇到什么读什么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从同学那里得到一本《三国演义》，囫圇吞枣读完，那是我生平读过的第一本名著，许多年后才发现，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很多年。我相信，

很多普通中国人所接受到的关于忠孝节义、英雄情结的教育，都是来自此类通俗化历史演义。当然，一部经典作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。于少年时的我而言，它奠定的是一种开阔的视野，关于历史的认知，最主要的是塑造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。

少年的心性相当单纯，却并不意味着简陋。当时《三国演义》吸引我的，并不是被津津乐道的权谋计策、战争等内容，而是蜀汉的仁义与理想。打动我的，是小说中刘备的宽厚仁慈和在当时情形下的奋起，以及整个蜀汉代表性人物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勇气。蜀汉从自然地理到人口条件都不及东吴和曹魏，这也不妨碍诸葛亮在刘备去世后依然要六出祁山，北上伐魏。姜维甚至都没有见过刘备，在诸葛亮去世后一直继承并坚持“恢复汉室”的理想直到生命的最后。

现在回过头再看，我少年时的理解不尽准确。《三国演义》同正史当然相去甚远。但是小说并不是还原历史，而是讲述人对于初心的坚守和